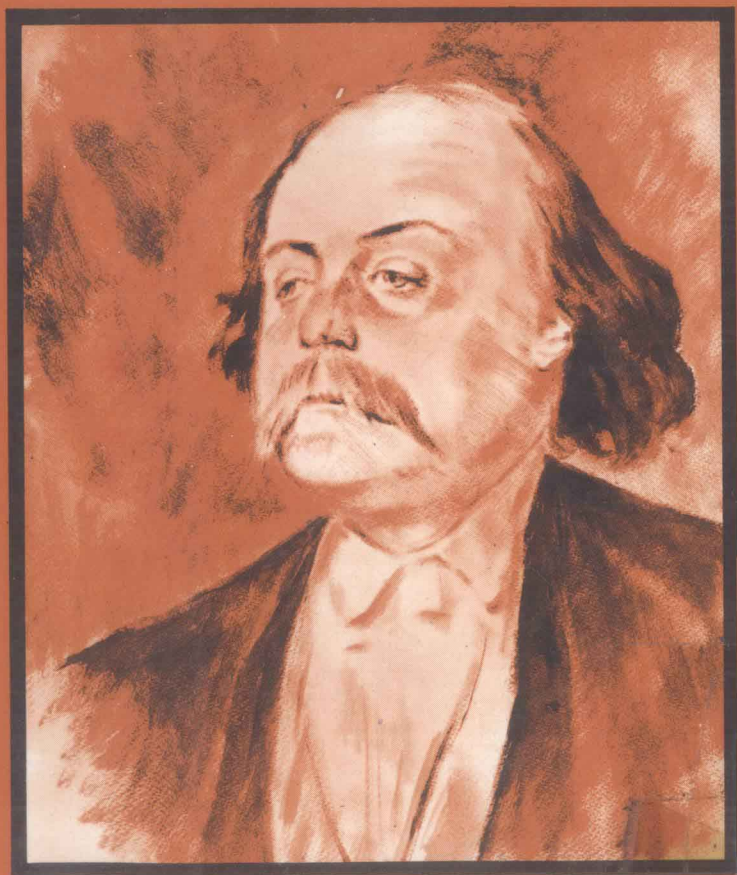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89

聖安東尼的誘惑

福婁拜 著 吳瑪麗 譯



世界文學全集

著
譯

R89



9

聖安東尼的誘惑

——遠景精選版——

聖安東尼的誘惑

世界文學全集 R 89

著者	福	婁	拜
譯者	吳	瑪	麗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2 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		
	電話：3 9 4—1 9 6 0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 24—9 號		
定價	新台幣 70 元		港幣 12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70 年 8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福婁拜和「聖安東尼的誘惑」

對於福婁拜來說，這本「聖安東尼的誘惑」，也許不如「包法利夫人」般的爲大多數人所熟悉，但是對於這位有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且頗具自覺能力的寫實主義作家，我們則更樂於介紹他這本從末期浪漫派的幻想出發、且暗含深邃厭世觀的絢麗作品「聖安東尼的誘惑」。

福婁拜 (Gustave Flaubert)，一八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誕生於法國盧昂 (Rouen)，父親是一家市立醫院的外科主任醫師，孩提時便學得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在十三歲還在唸中學時，就編輯一份手抄的刊物「藝術與進步」，並熱中於閱讀莎士比亞、塞萬提斯、蒙田、拜倫和雨果的作品，同時嘗試着寫作。十九歲時到巴黎研讀法律，在接觸更多的人文後，從此就專攻文學。自少年時代起，他便暗中愛上一位比他年紀大的有夫之婦許蕾桑吉夫人 (Mme Sclesinger)，終其一生，他都無法拂掉她所帶給他的陰影。青年時代，他與女作家路易絲·柯蕾 (Louis Collet) 熱戀，但他却能很冷靜且理性的予以處理。空暇時曾漫遊西班牙等處，父親死了以後，

奉母命回故鄉，住在塞恩河畔的克魯塞 (Croisset)，專心寫作。此後，雖曾旅行希臘、埃及、小亞細亞、及地中海諸島，然而大部份的時間，全在克魯塞孤獨寂寞地渡過。

「聖安東尼的誘惑」這本書曾經過福婁拜三次的易稿，終於在一八七四年發表，這已是在一八五七年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一八六一年「薩朗波」(Salambo)，及一八六九年的「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 發表之後的事了。但是，「聖安東尼的誘惑」的題材却一直糾纏着福婁拜的一生：這些先前的初稿，如我們要追溯的話，則應溯源到一八三四年的「聖安東尼的誘惑」的初稿「地獄之旅」(Voyage en Enfer) 與一八三七年的「地獄之夢」(Rêve d'Enfer)，尤其是「一個神聖隱修者被魔鬼誘惑的故事」等三個階段。

可是，當一八四五年，福婁拜看到 Breughel (1568~1625) 的一幅畫時，他從畫裏終於獲得了一位像聖安東尼般的英雄意象和靈感。於是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這兩年之間，他開始從事創作這部作品的第一個章節，但是，不知怎地却在Bouilhet和Du Camp的勸告下，將所完成的部份付之一炬。之後，一八五六年，福婁拜才再度的着手「聖安東尼的誘惑」的第一章，一直到了「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二年之間始完成這部作品，而於一八七四年發表。因此，我們可以說，爲了完成這本書，幾乎花費了福婁拜足足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時間，或許還不止。

寫實主義的作家們喜歡將這本書（至少對於本書的第一章）當作最初的代表作般地介紹着。無疑地，福婁拜亦有着將這本書列在法國文學史上類似「浮士德」第二的神秘主義作品的野心。同時，至少以一個禁慾主義的藝術家而言，福婁拜在這本書裏充分的寫出他的憂鬱、懷疑、好奇、懺悔、惶惑不安、以及在精神和感覺上衰弱的人類的一種表象。在這一段時間，福婁拜挫敗在他的誘惑裏，爲這些豐厚的教悔資料所懾服。他讓他的英雄聖安東尼消極的失敗在那些神學家、哲學家與魔鬼創造物的成功裏。以一種在懷疑和喜悅交替中的怪誕生命向自己挑戰。因此，難怪華勒利（Valéry）要說：「安東尼是靈魂中的一個撒旦。」對安東尼而言，誘惑不正是他內在呼喚的一種答覆麼。

通常，福婁拜會在他的作品裏，尤其是在作品的第一章裏，留下一些各種不同的預示，人們將很輕易地便可看出「聖安東尼的誘惑」就如一場解脫夢幻的記錄，雖然有時它所呈現的是一種怪誕、單調、且近乎枯燥、煩厭的敘述。

但是，當你沉浸在福婁拜幻想的援引和虛構中時，你將會感覺到有如身處在一座時而陰鬱、時而明朗的廣大森林中，接受他那種多重多樣且近乎機械、荒謬幻想的蠱惑。福婁拜他自己便覺得當他在創作這部作品時，就好像身處在一片被夢幻所衝擊的森林間一般，他說：「我穿着一件木匠的工作服，坐在一間百葉窗緊閉、窗帘牽曳，沒有爐火的屋內，吶喊、嘶嚷，流著汗。但我

是驕傲的，因為有着無數近乎瘋狂的決斷時刻，等待着我。我已經完全投身在聖安東尼的那種過度的激昂和狂放裏去了……」。

福婁拜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讓本書中的荒謬虛構如同一座無邊無際的幻想圖書館，促使我們在裏面，與許多書中真實或虛構的古人相見，然後接受誘惑的考驗。

最後，願以他的兩小段書信作結，從中，我們或許可以一窺福婁拜這個人的風格與其寫作的心態。

「夫人，我滿足了妳的某一點好奇心了吧。加上這個，我的畫像和我的傳記就完備了：我卅五歲，五呎八吋高，有一雙挑夫的肩膀，一種小情婦般易怒的神經質。我是單身漢，過着獨居的生活。」

「在『包法利夫人』中，沒有一點是真的，這完全是一個虛構的故事；沒有一點關於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沒有一點關於我生活的東西。這是我的一個原則，不應當寫自己。藝術家在他的作品中，應當像上帝在造物時一樣，銷聲匿跡，而又萬能；到處感覺得到，但就是看不見祂。」



在泰伯德 (Trebatie) 一個山巔上有一個平台，作半月形回轉，被巨大的岩石包圍着。

隱者的矮屋顯現在後面，這是用泥土和蘆葦造成的，平頂無門。屋內可以看見一個水瓶和一塊黑麵包；在這房間中央，還可以看出，一本大書安放在一塊木柱上；到處都是編籃子的碎片。另有兩三張蒲席，一隻籃子，還有一把刀橫在地上。

離這茅屋約莫十多步，一個高高的十字架豎在地上；在這平台的另一端，一棵年久扭曲的棕樹斜倚在深淵上；這山底兩旁都是直立的，尼羅河在絕壁的腳下正像一個湖。

左右的風景都被岩石的屏障擋住了。但是，在沙漠的邊緣，像沙灘一般巨大的延續，無限美麗的灰色波動着，一簇緊隨着一簇地展開，在它們回轉的時候，漸漸地升高，在沙漠之外更遠的

地方，利比亞（Libya）山脈形成一座粉白色的牆，被紫色的霧微遮着。面對着正在西沉的太陽，北面的天空是一片珠灰色的淡抹，而在正天頂上，紫色的雲鋪集得像一叢叢的大鬚毛，向蔚藍的天空伸展過去。這些火焰的長條帶着較暗淡的色彩，在那碧空處轉成虹暈似的淡青；那些灌木，那些小圓石，那大地，現在都顯得堅硬如青銅，遍空浮動着金色的塵沙，美麗得好像和光的波動混合起來一樣。

聖者安東尼，長髮長鬚，穿着一件羊皮衣服，盤膝坐在地上，正在編織着蒲蓆。當太陽隱沒的時候，他發出了一聲長嘆，凝視着天際，說道：

「又是一天！又是一天過去了！然而我從前是沒有這麼不幸的，破曉以前，我開始我的祈禱；我走到江邊去取水，然後肩上披着皮，走上崎嶇的小道，一路上唱着讚頌主的詩歌，我整理着茅屋中的每一件東西來取悅自己。我要製造我的用具，設法將我的蒲蓆做得完全一般大小，且將籃子做得輕巧；那時候最微細的工作，現在看來竟像是很艱難或很痛苦去完成的義務了。」

「於是，到了一定的時間我停止工作，當我張開兩臂禱告的時候，我覺得有一股慈愛之泉從天的的高處流下來進入我的心。現在這泉水乾涸了，爲什麼呢？」

他慢慢地從岩石的環圈之中，來回踱着。

「我一離開家裡，一切事情都譴責我了，母親倒在地上，死了；姐姐在遠處叫喚我回去；另

外一個，安濛那麗亞（Ammonaria），她哭泣了；我每晚在水池邊總遇到這女孩，當她帶着一羣牛去喝水的時候，她跟在我後面跑，她的腳鐲在塵埃中閃閃發光，她的長袍開叉到腰部，在風中飄逸地撲動着，那帶我走的年老隱士喊着她穢褻的名字，我們的兩隻駱駝不停地向前奔跑，自從那日起，我不再看見那些人。」

「起初，我選擇了一個法老王的墳墓做我的住所，但是一個魔法流傳到地下各個宮殿去了，那裡面的黑暗因古代香料的煙霧而更濃密起來。從石棺底深處，我聽見一個悽慘的聲音發出來，喊着我的名字；還有，我突然看見那些畫在壁上可憎的東西活動了，於是我逃到紅海之濱，躲在一個損毀的砲台裡。在那地方，我僅有的同伴乃是在石縫中爬行的蝎子和在蔚藍天空中不停地在頭上迴旋的老鷹。夜裡，我被腳爪撕裂着，被嘴啄咬嚙着，柔軟的羽毛打刷我；可怕的惡魔，在我耳朵裡尖叫，將我摔倒在地上。有一次，我竟被一羣要到亞歷山大去朝聖的人救了出來，他們帶着我跟他們走了。」

「於是我努力地向那善良的老人狄狄馬斯請益教訓，他雖然雙目失明，然而關於聖經的知識竟沒有人能及得上他。當授課完畢的時候，他常叫我將臂膊讓他靠住，如此我們可以在一起散步，於是我領他到攀涅姆（Panneum），在那些地方可以看見斐洛斯（Phare）和大海。我們順着驛站轉回去與各民族的人民接觸，遇到身裹熊皮的息米立人（Cimmériens）和用牛糞塗身的恒河裸

體學派 (Gymnosophistes du Gange)。但是在街道上常常發生爭鬭，——或是，起因於猶太人拒絕納稅，或是暴民想把羅馬人驅逐出城，而且，那城市裡，羣集着隱者——美尼茲 (Mènes)、華倫泰納 (Valentin)、巴西利德 (Basilde)、阿利阿 (Arius) 諸人的徒從——大家都試圖引起我的注意，來跟我辯論，並且說服我。」

「他們的談話，時常回復到我的記憶上來，我設法將它們從我的頭腦裡驅逐出去，然而不能成功，它們磨難我！」

「我躲避在可爾進 (Clozim)，在那地方過着一種懺悔的生活，竟然不再畏懼上帝了。有些人想做隱者，聚集在我四周。我供給他們一個生活的實際規程，依然憎恨葛諾斯 (Gnose) 的奢華和那些哲學家們的固執。信從各地送來給我，人從遙遠的地方跑來拜訪我。」

「那時候人民正在虐待信徒，殉教的慾望將我趕到亞歷山大 (Alexandrie)。那虐刑恰巧在我到臨的三天以前停止了。」

「從那裡回來的時候，我被一羣聚集在塞雷匹斯 (Sérapis) 廟前的人所阻止了，他們告訴我，這是皇帝所判決的最後一個示儆，在走廊之間的日光下，一個裸體的婦人被鎖在一根樑柱上，有兩個兵士用皮帶鞭撻她，每一鞭撻到她，她的全身就扭曲起來。她旋轉身子，張開着口，透過那半遮着她臉龐的長髮，從那一羣人的頭頂望過去，我想我能辨出她是安濠那麗亞……」

「可是……這一個身材高得多了……而且美麗……十二分的美麗！」

他將兩手在額上摸了一下。

「不！不！我不應該想這個東西！」

「有一次，阿塔納滋 (Athanasé) 召我去幫他抵抗阿利阿 (Ariens) 教徒，那場辯論只限於謾和嘲罵笑。然而從那時候起，他就受人誹謗，他的主教職位被人革除，只好逃到別處去找安全的地方。他此刻在什麼地方呢？我不知道了！人們難得費點神帶些消息給我。我的門徒都棄絕我了——希拉里翁 (Hilarion) 和其餘的一樣。」

「他第一次到我這裡來的時候，大概是十五歲，他的天資那樣驚人，竟不停地對我發問。他總是帶着思慮的神氣聽我說話，無論我要什麼東西，他總一聲也不哼的拿來給我——敏捷的勝過一隻小山羊，愉快的能使長者發笑。他真是我的兒子。」

天空發紅；大地完全黑暗了，長帶形的沙跟着狂風飛揚起來，正如巨大的壽衣一樣，跌了下來。突然一羣鳥在天空的亮處飛過，像三角形的一隊兵，好像一片金屬物一般的閃亮，只有它的邊緣似在顫動。

安東尼注視它們。

「啊！我是怎樣地願意跟隨它們啊！」

「我又怎樣地常常妬忌地凝視着，那些帆蓬好像羽翼一般長大的船舶，——尤其當它們將我在隱宅裡所收到的東西，遠載他去的時候；我們過的是怎樣歡樂的時光！——怎樣情感的瀉瀉！沒有人能比安蒙（Ammon 埃及的神）更使我感到興趣了；他告訴我，他到羅馬城的旅行，告訴我那些墓穴、告訴我那些大劇場、告訴我卓越婦人的虔誠和一千件別的事！——和他分別真使我難受！爲什麼我竟固執地繼續着這種的生活呢？假如我陪伴尼特里亞（Zithie）的衆僧安守着，我一定可以過得很好，因爲他們曾經這麼懇求過我。他們分居在小洞裡，然而仍舊互相來往。每星期日，號角將他們召集在一個教堂裡聚會，那裡面可以看見三根皮鞭掛着，那是用以處罰失職者、強盜和闖入者的，因爲他們的教條很嚴厲。」

「然而他們並不是沒有一點娛樂的。那些信徒們將雞蛋、果子帶給他們；連用來拔出腳上的刺的用具也有。普里斯培里（Pispei）附近有葡萄園，住在帕別拿（Pobéne）的人有一種竹筏，他們用它出門去尋找糧食。」

「但是，我却能像一個牧師一般，好好地爲我的弟兄們服務。一個人做了牧師便能幫助貧民，掌管聖事，並在各家族之上執行威權。」

「而且，俗人並不一定是可憎的；這完全看我自己去選擇而已。譬如說，做一個語言學家或者一個哲學家，我就可以在我房裡將蘆葦鋪地，割記簿永遠放在手邊，青年們圍繞着我，一隻

桂冠掛在我的門上，做我的標幟。」

「然而在這些勝利之中，實在含着太多的高傲了，一個士兵的生活也許反而可取些，我那時候壯健而勇猛，勇猛得可以結牢軍用器械的鐵鍊，可以走過黑暗的森林，或者，佩着武器，披上甲冑，走進焚殺的城市……也沒有什麼東西會阻止我用錢去買一座橋上稅務局裡收稅人的差使，旅行者便會告訴我許多奇怪的事情，告訴我奇怪的故事，同時還將包紮在他們行李裏珍奇的東西給我看……。」

「亞歷山大的商人在節日便在卡諾帕斯（Canope）江上遊船，用蓮花杯喝酒，手鼓的音樂振顫了整個沿着江邊的旅店，修剪成圓錐形的樹木保護着幽靜的田園以抵抗南來的風。那崇高房子的屋頂斜倚在細瘦的廊柱上，廊柱排得像一種格子上的條板一樣緊密。穿過它們的間隙，那躺在長榻上的主人可以看見展開在他附近的平原，獵人在麥田裡，榨酒器將葡萄製成飲料，牛羣踩着麥稈。他的孩子們圍繞着他，在地板上玩耍；他的妻子彎下身來吻他。」

在薄暮的黑暗中，到處出現着動物尖形的口鼻，直而尖的耳朵和明亮的眼睛。安東尼向它們走去，於是起了一陣小子石踹碎的聲音，那些動物逃走了，這是一羣豺。

有一隻留着沒動，用它的後腿站起來，半彎着身子，抬起頭，滿含挑戰的神氣。

「他多麼美麗呵！我真想輕拍他的背！」

安東尼吹噓着誘他走過來，那隻豺不見了。

「啊！他走進他的同類裡去了。多麼的孤獨！多麼的厭煩！」他苦笑着。

「這真是一種幸福的生活！在火裡將棕樹變成牧人用的杖，結起籃子，將蒲席用針縫在一起，於是拿這些東西和遊牧的人交換那種嚼碎牙齒的麵包！啊！我的不幸，將永不完結嗎？自然還是死亡的好！我不能再忍受了！足夠，足夠了！」

他在地上踩着腳，瘋狂地在岩石中間衝來衝去；後來停住了，喘着氣，眼淚狂流出來，側着身子躺在地上。

夜很寂靜，繁星在跳耀，只可以聽得見蜘蛛響出爆裂的聲音。

十字架兩臂的影子橫在沙上，哭泣着的安東尼看見了它。

「哪！我竟這樣地軟弱，哦！我的上帝，給我勇氣，讓我從這裡站起來！」

他走進他的茅屋，撥開一堆煤渣，找出一塊燒着的火種，點起他的火炬將它放在木桌上，於是光亮照着那本大書。

「或者我看使徒行傳？好吧！隨便翻開一頁。」

「他看見天開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着四角，鎗在地上。裡面有地上各種四足的獸和昆蟲，和天上的飛鳥。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使徒行傳十章十一至十三節）